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警富新書

### 第十一回 張義巧偷報奔逃 凌惡監暗充打劫

卻說喜來執著張風大罵不已。張風曰：「小人身中有病，瘡疾將來，如今正要回去打睡，懇求大哥放手。」喜來不由分說，把張風渾身盤摸，見其無所夾帶，於是縱他而去。張風回至廟中，神色稍定，暗思：「貴興係譚村殷戶，如何聚賊吃酒？又言今夜要往梁家打劫，謀殺天來，無怪其家財巨萬。我須往前報知天來，使他趨吉避凶，方是仁人君子。」回念：「他與我非親，我與他非戚，所言恐不見信。斯時反為不美。將若之何？事屬嫌疑，不可，不可。」遂不報於天來，且在廟前炊。粥罷方熟，三嚥不下。（義氣填胸）歎曰：「人生不能護己，亦當為人何？可自了一身。」（張風一身且未能了）試思：「古來拾晦盜飯，納履偷瓜，事雖嫌疑，後來亦可以共白。今日梁家之難，捨我不救，其誰知之？」遂棄粥不吃，奔至天來之家，叫化酒食。良久寂然，只得大聲叫喊。

祈福聞喊，拿些飯茶而出。張風嫌其稀少。祈福取回入內。少頃，喊聲愈急。（斯時必有慷慨發烈之聲。）祈福不禁其叫，多予肴飯。張風又言：「無酒，既得酒亦不行。」祈福罵曰：「汝張風得毋欲求分產乎？何以音成無厭？」張風曰：「小人本與大爺求乞，非與大哥討取。必須要大爺親舍，然後回去。」祈福曰：「我家大爺官職卑小，不敢與張哥你相見。」適凌氏在家庭中，聞祈福門口，謂祈福曰：「汝可入報大爺，言貴興又使張風登門圖賴，必須設法驅行。」（凌氏之心無一刻不預貴興來放毒，故有是言也。）

祈福領命入內以告。天來出謂張風曰：「張大哥，既有酒肴，便當回去，如何苦苦多求？」張風曰：「今日之事，非小人之苦，乃大爺之苦也。」祈福罵曰：「汝這流丐，尚不肯甘心求乞，反來惡言，獲罪於我家主乎？」遂欲鞭之。張風顧盼無人，低聲告曰：「大爺今晚大難臨門。凌貴興買賊前來殺害。」天來正在疑信之間，問曰：「此言何處得來？」張風曰：「適間小人巧食於他家，親見一班賊匪，聲言今夜三更時分，前來劫殺大爺。小人義關梓里，特來報知。」天來心中雖未篤信，見其語言切直，義不敢斷其必無。遂檢出花邊銀二員，贈張風曰：「蒙張哥一副婆心相救，本該厚謝。因家未便，祈為見諒。」張風得此銀，遂與天來告別而去。

君來謂其哥曰：「張風之言，不過掠美市恩，竟得一場造化。」（非張風之造化，正乃二君之造化也。）天來曰：「事寧可信其有，不可忽其無。緣貴興係個狠險的人，日前所陷之事，皆出乎人之意外。張風之言，又安能卜其必無哉？」按下他兄弟不題。

且說張風回至大王廟中，自以為與天來解了一樁大難。且蒙他贈得洋錢二個，自覺心歡意樂，將此銀來玩弄一番。回思：「天來萬一疑我賣恩，不肯逃走，反來誤他性命。」於是返往天來之家，還其所贈之銀，謂天來曰：「適間小人所報，原為鄉里之義，故來告急。大爺有此盛德，小人不敢拜領。」天來兄弟先以張風為市恩故此，尚未驚懼，及見其返所贈之銀，知事必然確實，竟然舉家驚惶，涕泗滂沱。張風曰：「大爺可收回此銀，速向遠奔逃，不致今夜為伊所害。」此時天來得人報知，如得活命之丹，恨不能分家產以相報。其視區區小利，安忍收回！遂答曰：「這些薄意不過略酬。今日指示之恩，異日再行厚謝。吾兄弟自有盤費，大哥不須介懷。」張風口口聲聲連說幾個「不敢」，左右拂袖，不顧而去。（敘張風一生性情言行皆出於老實義氣。）

凌氏泣曰：「今汝兄弟父子三人，可速奔往糖房，我等女流又寬一著。」天來曰：「事勢如此，請與母親偕遁。」凌氏曰：「古語云：家有一老，猶有一寶。我須在家主持。汝等不必以我為念。」言罷，即命天來兄弟父子三人，各皆拭淚而去。正是

極天風雨垂楊暗，

滿地關山杜宇紅。

且說凌氏有個姪娘。是日，使者挑著一擔禮盒送來，明日賀壽，叫名程三嫂。當下凌氏正在覺人守屋，助喊盜賊。偶遇程三嫂到來，留她晚膳。且言：「明日廚中要人料理，今夜可在此歇宿。他日酒闌，酬以早田糯米。」程三嫂答曰：「明日再來如何？」凌氏曰：「五更時候要殺雞拜神，（竟要留人到五更，為之一歎。）省得往來趨走。」年一次，幸勿推辭。」程三嫂見她如此愛惜，況復天色又晚，於是欣然許諾。

再說貴興家中招集南番賊匪，約以即晚三更時候舉事。個個磨拳擦掌，露爪掀牙。裝束得齊齊整整，更將各器械一新。

是時，雲暗星稀，秋風颯颯。（偏敘此閒筆，令讀者淒然。）忽聽得樵樓二鼓，孤雁鳴天。（將寫哀景先用雁聲映襯。）貴興囑咐眾人曰：「爾等兄弟，今夜可踴躍大殺，與我報仇。如果成功，當倍花紅酬謝。」（與對宗孔說買石室同是一樣口脛。）林大有曰：「蒙凌大爺幾番錯愛，敢不效勞？」既而水雞初唱，山月高升。（至此又是一番景致夾敘，可見文法曲折。）喜來探聽回來，報曰：「市中家家燈息，處處雞鳴，可於此時進發。」宗孔曰：「爾眾兄弟前往休要驚慌。文武兩衙，我姪老爹或有往來交待。今有一言，爾等須要緊記在心：到彼之家，逢男皆殺，遇女休傷，（豈意後來不能殺男而反傷女，可知造化本不由人。）事後當有花紅檢送。如今姪老爹許以加倍。此係格外施恩。爾等不合，與吾討取，凌大爺亦斷不爽約，務其與他奮力，不必懷疑。」貴興曰：「若能滅盡梁門，平生之願足矣。區區小利，何足道哉！」喜來又報：「如今三更三點，可乘此雞犬俱寧時候，不可稍待。」貴興乃攜宗孔、美閒，叫聲：「林大哥，吾今與汝眾兄弟一齊同往。」但見□六個嘍囉，執著虎頭牌八面，燕尾牌四雙，挾鋒刀裹赤帶，隨後八人手拿丈二長針，周贊先、李亞添各執錐木鼠尾棍；熊亞七、尤亞美滿身弓矢；甘亞定持著雙錘；柳毓、柳權、潤保、潤枝四人扛著一門佛郎機大炮；越文、越武並使欄門；宗孟、宗季皆持火把；越和、越順、宗孝、宗和扛著無數槍刀器械及一切引火之物；美春與海順攜帶火藥；林大有上著京青布衫，下穿蓍莧綢褲，頭戴尖竹帽，兩手握七星洋劍一雙，腰間束一條花紅縐紗帶，雙足裹一對外國皮鞋，前邊點起凌家部選提籠兩個，與貴興並肩而行。方才出門，適遇一人喝曰：「前途有官兵防禦，爾等休要進去！」不知所遇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